

一首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

——读余光中先生《乡愁》

李爱娟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8)

摘 要: 乡愁,是中国诗歌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的《乡愁》就是其中最情深意长、婉转动人的一曲。从诗的特质方面来说,《乡愁》是自我与非我的情思契合,是时空的跨越,是心灵的现实化;从诗的形式方面来看,《乡愁》一表现为结构美,二表现为音乐美。因此,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可以说是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诗质;诗形;意象;自我;非我;时空结构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4)02-0042-04

余光中先生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及 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的论战中,余光中先生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流露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而到了 80 年代后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于是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如《乡愁四韵》、《漂给屈原》、《湘逝》等,同时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而我所知道余光中先生是一位“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艺术天才的光芒也一直在向着诗歌、散文创作和评论、翻译这“四度空间”全方位辐射。正如他所说:“诗是我的妻子,散文是我的情人,评论和翻译则是外遇!”对于每一项,他都有其独爱之处,但在我心中能呼之欲出的还是诗人的余光中,是以一曲《乡愁》令万千炎黄子孙心动神摇的余光中。余光中先生的早期诗作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笔法,而且题材广泛,风格屡变,技巧多姿。近期的作品中可能由于年事渐长的缘故吧,大都带着些沧桑,但却是“愁”而不

“哀”,也就是说读者在欣赏后不会产生感伤。我们可以说“乡愁”是余光中先生作品中的一大旋律。试读他的《乡愁四韵》《漂给屈原》《湘逝》等诗,试读《从母亲到外遇》《日不落家》诸文,“乡愁”简直就是余光中的诗魂和文心。正如何希凡先生所说:“我甚至认为,没有‘乡愁’就没有诗坛健将余光中,也没有散文重镇余光中,至少他的名字和作品不会那么早就穿越曾经人为封冻的数百里海峡而誉满九州,而事实上,他已作为‘乡愁诗人’、‘乡愁作家’定格在我的心中。”^[1]而在我的心目中余光中先生就是一个“乡愁诗人”。最早接触余光中先生就是《乡愁》,诗中所内蕴的无限的乡愁、乡思和眷恋,使我深深感到震撼。许霆先生说:“诗质和诗形,是我国现代诗人对新诗本体两大构成要素的概括。现代诗歌是现代诗质和现代诗形有机结合构成的,新诗现代化需要具备现代诗人审美观照下的诗质,也需要具备现代诗人审美创造的诗形,更需要诗质和诗形的完美融合。”^[2](p.45)

从诗质方面来说,《乡愁》是自我与非我的情思契合,是时空的跨越,是心灵的现实化;从诗形方面来看,《乡愁》一表现为结构美,二表现为音乐美。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可以说是诗质与诗形的完美融合。

* 收稿日期 2004-02-16

作者简介 李爱娟(1970-)女,江苏如皋人,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批评。

一、自我与非我的情思契合,观照了游子的思乡情绪和渴望祖国统一的愿望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和中国自古以来众多诗人的乡愁一样,不一定是对家乡、对具体的旧时居处的乡愁,而更有一种历史感、文化感,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时间上的。黑格尔说:“真正的抒情诗,正如一切真正的诗一样,只表达人类心胸中的真实的内容意蕴。作为抒情诗的内容,最实在最有实体性的东西也必须经过主体感觉过,观照过和思考过才行。”^[3]抒情诗的内容源于客观存在,但诗人必须赋予它个人情思,而这个人情思又必须是由诗人感觉过、观照过和思考过的。只有这样主体和客体、个体与群体才能真正实现契合,才能使普通的物象所具有的意象通过诗人的感觉、观照、思考而升华,才能突破平庸的个人情思的局限为群体接受,感召人们对现实进行思考,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抒情诗所表达的主体情思,应该具有个性的自我特征,排除了“自我”,诗情就会虚假,也无法叩动人心。为了表现自我,抒情诗应该注意感情的真实性,即诗人要敞开自己的胸怀,把个人的真情实感倾注至诗中,因此在《乡愁》这首诗中,余光中写了他在大陆的经历,那年少时的一枚小小的邮票,那青年时的一张船票,甚至那未来的一方坟墓,都寄寓了诗人的绵长乡关之思。而这一切在诗的结尾处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有如百川奔向大海,有如千峰朝向泰山,诗人个人的悲欢与巨大的祖国之爱、民族之恋交融在一起。而诗人个人经历的倾诉,也因为结尾的感情的燃烧而更为撩人愁思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白玉苦瓜》序)而抒情诗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不能够纯粹的表达个人的情思,应该包含群体意识即“非我”才能引起读者与诗人的共鸣,只有当“自我”与“非我”融合在一起,才能使作品获得社会价值。正像中国大地上许多江河都是黄河与长江的支流一样,余光中先生虽然身居海岛,但是,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中国诗人,他的乡愁诗从内在感情上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余光中先生作为一个离开大陆三十多年的当代诗人,他的作品也必然会烙上深刻的时代印记。同

万方数据

时,台湾和大陆人为的长期隔绝、飘流到孤岛上去的千千万万人的思乡情怀,客观上具有了以往任何时代的乡愁所不可比拟的特定的广阔内容。这样,诗人的《乡愁》是我国民族传统的乡愁诗在新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下的变奏,具有以往的乡愁诗所不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诗人的自我情怀与非我情怀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融合。《乡愁》也以民谣的歌调深沉而忧郁地倾吐了诗人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同时寄寓了诗人的也是万千海外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

正是因为诗人抒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而是通过具体的意象抒发了台湾岛内甚至于是所有炎黄游子的内心都普遍存在的而又无法表达的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深的思念与忧愁,使《乡愁》成为大家心中的“乡愁”,而不是余光中先生一个人的“乡愁”,使诗人的“自我”得到了巨大的张力,而这一张力又与“非我”的张力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满纸都是游子泪、思乡情。

二、以物驭情跨越时空,扩大了诗的内涵,丰富了诗的美质

诗的空间是无限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诗人眼睛所见到的总是有限的,但由于想象的作用,就可以由有限扩展到无限,由眼前拓展到意识中。诗人在写诗时,通过文字把几个空间组合在一起,而这几个组合的空间之间另有一片天地,就形成了诗的空间张力,由此拓展诗的空间结构。乡愁,本来是所有炎黄游子都具有的普遍体验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如果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独特的美的意象来表现,那将不是流于一般化的平庸,就是堕入抽象化的空泛。于是诗人从广远的时空中提炼了四个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四个意象有穿越时空的——邮票、船票;有静止不变的——坟墓;有人为阻隔的——海峡。它们是单纯的,但绝不是简单,而是明朗、集中、强烈,没有旁逸斜出意多文乱的芜蔓之感,它们又是丰富的,但绝不是堆砌,而是含蓄,有张力,能诱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两头都是牵挂,“矮矮的坟墓”是无尽的思念,“浅浅的海峡”是无穷的渴望,对亲人的思念最后升华为对祖国统一的渴望,情感的上升自然而然,感情的流露也自然而然,没有牵强附会,没有矫揉造作。它们是流动的,流动在每一个

读者的心中,让每一个游子都涌动出打起背包买张“船票”踏上回乡的路途的冲动。它们又是某种意义上的“空白”,四个普通的意象叠加在一起呼应着每一个读者的期待视野,让读者利用诗中所提供的空间信息,展开丰富的想象,去获得新的空间信息,从而诗的空间就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得到拓展与延伸,不同的读者都能在其间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找到自己的心理需求。诗的空间得到无限延伸,让人凭着自己的想象获得更深更远的空间,诗的审美空间也由此变得深邃,而诗人的情感也通过这四个特定的意象得到尽情的抒发。

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我们又可以说时间是主观的。陈世骧说:“我们发现‘时间’是锐利地为人所感觉,并为最摇荡的心态所处理。时间不再简单地被认作事物的客观秩序之一部。它不再仅仅是客观的时间,不再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被用来计算的,被子用来漠然地思考的。它带上无限的个人色彩,变成了一个如鬼魅般不断作祟的意象,一个对一去不回的力量的心灵投注处。……就诗人而言,这郁结的经验产生了最深的感慨,笼罩于其诗中,或潜藏于其宗教道德的思维的底层。”^{[4] (p.50)}由于时间是主观的,诗人常常可以突破客观存在的时间概念,跨越时间的限制,在时间上左右移动,把不同的时间段进行有机的整合起来,表达特定的情思,流露心灵的波动。诗人余光中用“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呵”、“而现在”,这种表示时间的时序语跳越整合起来,像一条红线贯穿全诗,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在意象的组合方面,《乡愁》以时间的发展来组合意象,可称为意象递进。前面三节诗如同汹涌而进的波涛,寄托了诗人对亲人的牵挂与思念,而最后一节诗则轰然而汇成了全诗的九级波浪,由个人情怀上升到对祖国的情感,汹涌澎湃不可阻挡。

用许霆先生的话来说:“作为客观现实的时空具有恒常性、确定性和单向度。但诗的时间和空间却并非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或曰诗化的,体验的。当时间和空间一旦同人的主观结合,就会出现‘变形’。”^{[2] (p.78)}因此,诗的时空结构,就不再是客观存在的时空,而是诗人感情上的时空,是诗人主观上的时空,更是诗人有意识进行了“变形”的时空。时间变成了心理时间,空间变成了心理空间,以前互不关联的时空意象也就变得富有奇异的弹性,因而不仅能够互相联系,而且能够相

融在一起,扩大了诗的内涵,丰富了诗的美质。

三、完美的结构和优美的音韵,提升了诗的语言张力,构建了宏大的感情深度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在他的早期诗歌中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他的诗歌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比如由于在赴美期间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摇滚乐的影响,他的诗歌比较注意节奏,因此很容易被作曲家看中谱曲。但不论他如何变化自己的艺术风格,有一点没有变化的就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余光中自己也承认,他以“蓝墨水的上游是黄河”来表明他的文化传承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说,尽管他在美国上过学,诗文中也受一些西方东西的影响,但不变的是中国文化的遗韵和对中华民族的怀思。他的作品深受《诗经》的影响,也学习过臧克家、徐志摩、郭沫若、钱钟书的作品。当然余光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 结构上寓变化于统一和参差美,构建了诗的感情深度

如果说和谐、对称是一种美,那么参差也可以说是一种美。作为视觉艺术的建筑艺术,其重要特点是讲究外形的比例、和谐、对称等,从而创造供人欣赏的形体美。汉字呈方块,藏着很多美质,而且在语言结构中,汉字粘合性差,富有韧性,所以诗歌分行写后,完全能通过巧妙排列,创造出为人所欣赏并接受的美的空间形体。《乡愁》在结构上就呈现出寓变化于统一的美和参差美。统一,就是相对地均衡、匀称;段式、句式比较整齐,段与段、句与句之间又比较和谐对称。变化,就是避免统一走向极端,而追逐那种活泼、流动而生机蓬勃之美。《乡愁》共四节,每节四行,节与节之间相当均衡对称,但是,诗人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调节,从而使诗的外形整齐中有参差之美。同时诗人善于使用传统民歌的层递层进、互衬对比的手法。在诗的前三节诗人逐层描绘了他幼年、成年、成年之后的三段生活经历,母子分离的乡愁,情侣难见的乡愁,皆由生活拮据造成。生离死别的乡

愁,是由生命规律使然。三段乡愁抒发的是个人情感,但却为抒发中华民族的“乡愁”打好铺垫。最后一节“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人为的阻隔,使游子有“家”难回的痛苦,隔海相望的苦苦期盼,何时才能“梦”想成真,才能与“家人”团聚,诗人抒写的国愁才是全诗的主旨之所在,它唱出了几千万台湾同胞的赤子之心。轻吟低唱的是忧国之愁,低首怅望的是回归之梦,诗的感情由此而得到升华,宏大的气度也由此而诞生。

2、强烈的节奏,提升了诗的语言张力

节奏,是诗歌的重要特征。现代新诗的节奏,包括同思维联系着的进展节奏,同朗读联系着的语言节奏,同感情联系着的情调和语感等等,这些节奏都反映着诗人对诗审美特性的思考,提升了诗的语言张力,构建了宏大的感情深度。

作为诗人余光中对“乡愁”的印象已是深深的雕刻在心头,从“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到“现在”叠加在一起终于形成了大海中的汹涌的波浪冲击诗人的心灵,使诗人的诗笔伸向了千百万人都悬挂在心头的“乡愁”。顺着这样的进展节

参考文献:

[1] 何希凡.自我命运感知与民族文化情怀的诗意整合[J].名作欣赏,2002(3):42-43.
[2] 许霆.中国新诗的现代品格[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
[3]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商务印书馆,1981.
[4] 陈世骧.论“屈赋发微”[A].叶维廉.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C].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心公司,1977.

A Graceful and Sentimental Rondo of Memory ——on the Artistic Style of Yu Guangzhong’s “Homesickness”

LI Ai – juan

(Suzhou Institute of Trade & Economy Jiangsu Suzhou 215008 ,China)

Abstract :Homesickness has constantly been the frequently evolving subject of Chinese poetry , among which “Homesickness”by Yu-Guangzhong is reckoned as one of the most touching and affectionate . Analysed from the respect in poetic nature ,it is the emotional correspondence of self and non – self ,the spanning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pirit ,analysed from the respect of poetic form , the beauty is conveyed in two forms of expression :the beauty of structure and the beauty of rhythm .Therefore ,“Homesickness”can be regarded as the perfect merging of nature and form .Starting from the angle of this perfect merging ,this article is concentrated on exploring the unique artistic charm of this famous poem .

Keywords :Poetic nature ;Poetic form ;Image ;Self ;Non – self ;Structure of time and space

奏,拓展了无限的空间,让诗人的诗情在其间纵情驰骋,个人之情、家国之情附着在具体的意象上得到尽情的挥洒。

《乡愁》的节奏还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美的旋律中。《乡愁》共四节,每节四行,节与节之间相当均衡对称,字数也相同,首先,给读者以整体美的享受。其次,诗中的“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加之四段中“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在同一位置上的叠词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第三,“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的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的功力,也加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

总而言之,《乡愁》整首诗含蓄蕴藉,余韵绵绵,满纸是思念大陆的亲情,落叶归根的宿愿,已成为人们传诵的佳作。《乡愁》诗质与诗形的完美结合,使“乡愁”成为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成为海外游子深情而美好的恋歌。乡愁,是中国诗歌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曲。